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二十七回 弄巧反拙故劍飛還 削鐵成泥寶刀失色

話說燕子飛被空空兒盜去仙劍，心中不捨，想要設法盜回。因此暗中跟著他回到山陰，來至花珊瑚家，認明路徑，於晚上行事。正想揭開屋瓦探個消息，口含龍膽石解藥，先燒追魂香，把眾人迷住，然後下去。不料，撲的一聲，飛過一把刀來，幸虧眼快避過。第二把飛刀又到，急忙用腳踢開，接連第三把刀已至。原來燕子飛在回燕坡跟隨空空兒來的時候，空空兒已在半路瞧破。一因路上人多，不便拿他。二則動了師生之誼，不忍下手。因此由他隨著同來，到得花家。空空兒見過眾人，將收回仙劍的話告訴一番，並說：「此人現在亦到山陰地面，只怕今晚必來盜劍，眾位正好設法擒他。」黃衫客因把眾仙俠分作八路，在花家前後左右的屋上八面埋伏。虬髯公是東面，聶隱娘是西面，紅線是南面，自己是北面，雷一鳴是東南，文雲龍是西南，白素雲是東北，薛飛霞是西北，空空兒與花珊瑚在中路接應。其餘武剛等眾捕役俱在屋下，準備繩索鐵鏈拿人。

到得二更已過，子飛從西北而入。西北方是飛霞伏著，料定不是他的對手，見他來了，閃過一旁，讓他走去，飛風的報與黃衫客及聶隱娘得知。黃衫，隱娘關會東南各方圍將攏來，等到燕子飛動手揭瓦的時候，屋面上已遠遠的團團圍住，端整動手。子飛只因顧著自己的腳下，沒有在四下留心，口中含著龍膽石，伸手揭了幾片的瓦，尚未拿起。那中路乃是空空兒與花珊瑚守著。珊瑚本有五口飛刀，百發百中，幾次捉拿子飛，不是黑夜便是人多，恐防誤傷旁人，一直沒有用過。今夜月明如晝，眾仙俠又多遠遠伏著，尚未近身，正好用他一用，故此在刀袋中取將出來。第一刀，向著子飛劈面飛去，第二刀，是斜刺裡飛過去的。第三刀乃是腦後，子飛避過兩刀，這第三刀聽得腦後呼的一響，曉得是從後面來的，欲避不及，急心把身軀一扭，將口中的龍膽石吐出，張口向著刀上銜去，巧巧咬個正著。珊瑚在月光下看見大驚，要飛第四刀時，不妨已被子飛瞧見，竟把口中的刀握在手內，向珊瑚頸下飛來，珊瑚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慌把身子一蹲。這刀從頭頂上直撲過去，只嚇得面如土色，大喊：「眾位仙長、道姑快快拿人！」道言未了，惱了空空兒，手中拿著青芙蓉劍，大喝：「孽障休得無禮，俺正在這裡！」從屋脊背後直跳上來。子飛見劍在空空手中，曉得今晚萬難成功，也不答話，拔步向西南而逃。忽有一個女子擋住去路，穿一身縞素衣裳，卻是道家裝束，手中擎著寶劍，喝聲：「往那裡走，俺白素雲在此！」攔腰一劍砍來。子飛見此處有人，自己手無兵刃，不敢抵敵，改道往正西而行。不多幾步，也是一個女子擋路，渾身紅色衣裳，正是紅線在此，一劍向子飛頂上砍來。子飛瞥見，倒退數步，暗想：「西南一路，既有準備，不能脫身，且向東南走去，看是如何。」兩足一斜，飛身往正東而去。正東乃是隱娘，也持寶劍砍來。子飛見又不是路，改往正南逃去。黃衫客等候已久，喝聲：「燕子飛，你今夜休想逃命，吃俺一劍。」子飛見四面皆有埋伏，只急得三魂出竅，七魄離軀。沒奈何站定身子，想拼著性命與黃衫客抵死一斗，奪路而逃。但聽得耳後颯的一聲，只道又有飛刀過來，扭回頭仔細一看，但見一道青光從半空中飛也似的落將過來。明明是空空兒祭青芙蓉劍要想傷他，子飛此時又驚又喜。驚的是此劍鋒利，一出匣性命可危。喜的是當初幸曾考究過吐納之法，不妨等劍光飛到之時，竟用納劍法納他，或者竟能物歸原主，也未可知。主意已定，故此假作不知，只向黃衫客擺開手式，一拳向肋下打來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。燕子飛這拳頭尚未伸出，黃衫客的飛龍劍尚未收回，那青芙蓉已經飛到面前。子飛急將左手捏緊劍訣，右手向仙劍一招，喝聲：「來罷！」說也奇怪，這劍飛到手邊，頓時止住。子飛喜出望外，即起五個指頭，向劍柄上一撮，居然取在手中，說一聲：「謝恩師賜還仙劍！」左手的劍訣一撤，右手即持劍向黃衫客還砍。黃衫客只氣得目瞪口呆。空空兒更暴跳如雷，懊悔不迭，雙足在屋上亂蹬，大喊：「好個孽障，俺不拿你誓不回山。」說畢，急向腰間掣出自己的紫電劍來，直取子飛。子飛此時有了仙劍，如虎添翼，不似方才躲躲藏藏不敢與人交手，喊聲：「恩師既然要祭飛劍傷害弟子，須恕弟子無禮。」舉劍竟望空空兒便砍。黃衫客見了大怒，手中的飛龍劍一緊，助著空空兒雙鬥子飛。子飛竟然毫無懼怯，左衝右突，勇不可當。

虬髯公等眾仙俠，見空空兒、黃衫客不能取勝，無一不怒從心起。虬髯公因空空兒適才祭劍，乃是他用言激動，說空空兒袒護子飛，不肯下手，乃是此舉。如今這劍竟被收去，心上更是懊惱，把手中的屠龍劍一擺，與眾仙俠一齊圍殺攏來。子飛抖擻精神，力敵五仙、五俠、毫不懼怯。地下武剛等眾捕役見他們在屋上動手，大家多在屋下邊吶喊助威，只嚇得街坊上左右鄰居，一個個多從夢中驚醒，聽的是捉拿劇賊燕子飛，膽小的不敢出來。那些膽大之人，也有披著衣服到天井中昂頭張看的，也有扒到屋上遠遠窺探的。但見月光之下有無數的五彩霞光，青一條、黃一條、赤一條、黑一條、白一條，條東條西，比著秋間八月十五前後的月華更是好看。只怕的是光芒閃爍，連眼睛多睜不開來。內中還有五道光華：一道是深黃色，一道是淡紅色，一道是紫色，一道是深綠色，一道是淺碧色。這五道光圍著正中間的一道青光，忽起忽落，忽高忽低，攪做一處，最是利害。其餘尚是半減半明，較為散漫。十道寶光之外，另有一道寒光，似青非青，似白非白，也在那裡盤旋飛舞，乃是花珊瑚所用的倭刀，卻與青黃等各光差的遠了，足足看有一刻多時。忽見深黃色的那一道光向上一起，分作兩道，向青光中直冒過去，正是黃衫客的飛龍雙劍。又見那紫色的光也頓是冒了起來，接連著見淡紅色的、淺碧色的、深綠色的，也都騰空而起。那紫的是空空兒的紫電劍，淡紅的是紅線的飛虹劍，淺碧的是聶隱娘的碧雲劍，深綠的是虬髯公的屠龍劍。因見子飛甚是了得，各自祭起仙劍，殺他一個措手不及。不料子飛眼明手快，也把手中的芙蓉劍向空飛去，左手捏住劍訣，右手起三個指頭，往上一指，口內喝一聲：「捷！」這一柄劍好如一條戲海蒼龍，起在空中舞個不止，竟把五柄仙劍敵住，休想飛得下來。看的人多看出了神，暗喝：「果然好劍。」空空兒見燕子飛把芙蓉劍飛起，他想依舊收他回來，滿心歡喜，左手捏訣，右手向上，連招幾招，喝一聲：「止！」料著這劍必然不動，落將下來。誰知止也止他不得，莫說收他回去，皆因燕子飛早經防及，所以劍雖飛起，劍訣沒有撤去，那劍仍如拿在子飛手中。空空兒吃這一氣，只氣得眼中人出暴跳難禁，反手向紫電劍連指數指，劍光一逼，銳不可當，想把芙蓉劍逼將下去。黃衫客等也多將劍連連催動，疾似流星，直逼過來。此刻五柄仙劍並作一堆，結成一片，五色彩雲占了上風，青芙蓉在下面漸漸有些抵敵不來。燕子飛雖然一樣也會催劍之法，若使眾仙祭的是桃花、葵花、榴花、薜花等各劍，自然是芙蓉劍最為鋒利。無奈飛龍、紫電等劍，多是黃衫、空空兒眾等仙俠平日煉成，不知曾費多少功夫，比了青芙蓉劍，豈必輸他。故此敵夠多時，再難支持得去。燕子飛見勢頭不好，著急萬分。旁邊張望的人與屋下那些捕役，真是見所未見，看得呆了。雲龍、一鳴、飛霞、素雲看看自己手中，縱然也有仙劍，只苦未學祭劍法兒，誰敢冒昧。倘把仙劍失去，如何是好？因此也多看著不動。

獨有花珊瑚見燕子飛昂起了頭，與眾仙鬥劍甚酣，防的是上三路，心想：「那下三路決不防備。」摸一摸身邊的五口飛刀，先時飛過三口，尚有二口未用，何不乘此機會，且再飛他一刀，打他下屋。賭得親切，一伸手颯的又是一刀，向燕子飛腿上飛來。果然子飛沒有防著，直至已到腿旁，始經覺察，喊聲：「啊呀！」急忙起了飛燕歸巢之勢，兩腿往斜刺裡一躍，這刀落了個空，一直向前飛去，反幾乎傷了素雲。幸虧素雲躲避得快。從一足邊削過，墜於瓦楞之內。珊瑚想：「這五口飛刀，平時自信發無不中，今夜已經飛去四口，多被這廝避過，索性把餘下的一口一齊飛掉。倘仍不能得中，拼這性命不要，乘他這芙蓉劍將要鬥敗、心慌意亂，不能脫身之時，趕過去把他一刀刺死，豈不太妙。」想罷，又將第五把刀拿在手中，照定子飛後心「颯」的飛將過來。子飛眼雖望著仙劍，耳朵卻是留神，聽得背後有聲，曉得又有暗器，慌把身子一伏，這刀竟從頭上飛過。削去一頂元色札中，割斷了三、五縷的頭髮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大罵：「賤人，何得屢用暗器傷人，有日被俺拿住，休得饒恕。請你試試俺仙劍的滋味，方出心頭之恨。」口說著話，心神一散，手中的劍訣一鬆，那芙蓉劍竟往下一沉，直落下來。飛龍、紫電等五柄仙劍，好比風捲殘雲，向燕子飛面前飛奔而至。子飛急得面如土色，慌把芙蓉劍收入手中，當風亂晃，急駕劍遁飛逃。恰好珊瑚已趕近身旁，提起倭刀向子飛攔腰砍去。子飛不及招架，忙把一足一登，踏空而起，始將芙蓉劍向刀上一砸。但聽得克察一聲，把那極鋒利的一柄倭刀，從頭上起削去半截。真是毫不費力。珊瑚只覺得自己的刀與子飛的劍略略一碰，尚不在意，忽然這刀輕了好些，好不詫異，仔細一看，已只

剩得刀背的半邊在手，刀口一齊削沒，頓時大驚失色。眾仙俠瞥見之下，因花珊瑚的那柄倭刀本來也是一口寶刀，曾經問過珊瑚，乃花信捉拿海盜時所得，重約十四五斤左右，長約二尺，闊約二寸，刀口極薄，可以把張素紙放在刀口之上，運一口氣，將紙吹動，這紙便碎而為兩，鋒利可知。如今竟被芙蓉劍剝落，真不愧削鐵如泥。四子沒一個不暗暗贊歎。

內中雷一鳴正隨著眾仙俠共鬥子飛，忽見他搖動劍光，兩足一起，要駕劍遁而逃，急舉手中的薜花劍，乘他尚未離地之時，剝他雙足。不防削下的那半片倭刀恰恰落在一鳴肩上，一鳴見雪亮的一件東西飛將過來，百忙中想不到是珊瑚手中的刀，被芙蓉削下一片，只認是燕子飛放怎暗器傷他，急忙一個箭步避讓開去。子飛就乘這個機會，劍光一逼，向著一鳴讓開的地方直衝出去，奪路而逃。一鳴頓足不迭，空空、虬髯、黃衫、紅線、隱娘五位劍仙那裡肯放他過去，各把仙劍催動，紛紛在後趕來。一鳴等因不會劍遁，明知趕也無益，且在屋上等候。珊瑚把斷刀棄去，歎一口氣，也呆呆的站在屋簷，無可如何。我且慢提。

再說子飛逃出重圍，回頭一望，見後邊劍光紛起，一道道如閃電一般，相離只有四五丈遠近，將次趕上，心下很是著慌。只把芙蓉劍亂搖亂晃，左手的劍訣捏得十二分緊，癡想遁得快了，他們追趕不來。誰知後而眾仙也多使起催劍法兒，比著子飛更快。不多時，只差得二三丈路了。子飛急得無法可施，看看前邊又是一條大河阻路。這河足有二三十丈開闊，深不見底，正是三岔道南面的那一道河，前日毒打珊瑚也在此地。波聲滂湃，水勢奔騰，夜靜更闌，並無船隻。子飛看在眼裡，急在心頭：「若說要走別路，又是間不容髮的時候，怎敢冒險。若欲罵著劍光而過，只因河面大了，御空而行，不但無此膽量，且又恐足力不濟。莫要到得半河，墜將下去，那裡萬無生理。」正在左思右想，雖然想起了幼年時節曾經習過泅水之術，能伏水底一二個時辰人近來久未試過，今夜焉敢冒昧。況且想到烏天霸化屍一事，這個鬚鬚老者在水面行走，這本領真是非同小可，愈覺心膽多碎，急切拿不定怎麼主意，兩足卻已奔到河邊，看白茫茫萬頃波光，寒滾滾千重浪影，又正是曉風乍起，殘月將沉的時候，那春寒甚是凜冽，凍得人手足多麻。

子飛實是出於無奈，到得河沿，耐著寒冷，硬著頭皮，把劍光一縱，騰起空中，癡想渡河過去，打了個挺而走險的念頭。不妨只走得二三丈河面，偷眼往下一望，看見腳下邊急浪滔天，這身體飄在水面之上，好象立刻要跌將下去的光景，心頭一軟，手中的劍訣略鬆，滴溜溜連人帶劍竟從半空裡跌入河中，喊聲：「我命休矣！」急把雙目一閉，雙膝一磕，雙手一沉，又緊緊的把牙關一咬，任著他向水底沉去。一霎時，淹入水中，毫無蹤影。及至空空兒等趕到，但見水面上有溜圓的幾道水花在那裡盤旋不已，其餘一無所見。空空兒等個個驚詫不已。正是：

飛空已得仙家秘，涉險幾追屈子蹤。

不知燕子飛跌人水中，空空兒與虬髯公等眾仙須下水擒拿與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